

老人说不要
钱，有剩饭给
一口就成

新四军六师的 老兵



一个朋友爱吃水爆肚，经常拽着我在哈尔滨的大街小巷寻找回民餐馆挨家试吃。后来被他撵摸着一家，就在经纬街上，门面不大，卫生条件也让人不敢恭维，不过爆肚确实做得很地道。一段时间里，我们经常去那儿饕餮一番。

那是去年秋天的一个下午，我们俩又坐在那个馆里推杯换盏，不是饭口时间，店里只有我们两个老回头客，饭店小老板也拎杯啤酒坐我们俩旁边闲扯，这是个很慵懒的午后。

在我们要第二盘水爆肚的时候，一个老乞丐推门而入。饭店地处繁华地带，经常有落魄者和伪装的落魄者来寻求帮助，我们也都见怪不怪。这家小饭馆的小老板挺有人情味，每逢有这样的事，或多或少他都要给两个，今天也不例外，没等老人开口，他掏出一块钱递了过去。老人不要，声音很含混地说不要不要，不要钱，有剩饭给一口就成。这令我们很诧异——这是一个真正的“要饭”的，他不要钱。我不由得仔细打量老人，他得有80多了，身板还算硬朗，腰挺得很直，最难得的是一身衣服虽然破旧，但是

基本上算干净的，这在乞丐当中绝对是很少见的。

要说要饭要到饭馆里是找对了地方，可事实上完全不是那么回事。小饭馆做的是回头客生意，客人吃剩的东西直接当面倒掉，他们家主食是烧麦，现要现包——小老板根本就没有剩饭剩菜给老人，很明显他也不能给老人来上这么一份现要现包。小不其然的一件事就这么不好解决。

我们的桌上有一屉烧麦，每次来我们都会要上这么一份，我一口没吃过，我那哥儿们也是浅尝辄止。之所以要它是因为一个习惯——这家饭馆的服务员很有一套，在你点完菜后，她会随口问一句：“来几屉烧麦？”口气不容置疑，你会下意识地选择数量而不能拒绝他们家这个祖传手艺。

朋友也对这个老人发生了兴趣，招呼服务员把这屉小老板引以为荣的烧麦给老人拿过去，并且让老人坐在我们旁边的桌上吃。没有外人，小老板也就不拦着老人坐下，还说桌上有醋，有芥末，想用随便。老人喃喃地道谢，从随身的包袱里掏出一个搪瓷茶缸想要点水

喝。这个缸子让我们吃了一惊，斑驳的缸体上一行红字还可以让人辨认——献给最可爱的人！

我这个哥儿们是不折不扣的将门之后，他祖父是1955年授衔时的少将。我也对近现代军史很感兴趣，这也是我们俩能成为好朋友的一个基础。看到这个缸子出现在这么个老年乞丐手里让我们很纳闷。朋友迟疑地问老人这缸子哪来的？老人喃喃地说：“是我的是我的，是发给我的。”我们都觉得不可思议，朋友说爷儿们你过来坐，你过来坐，咱爷仨唠唠。老人说不用不用，我起身把老人扶到我们桌前，于是就有了这样一段对话——

“老爷子，您参加过军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当了七年兵哩。”

“老爷子，是哪里人？”

“安徽金寨的。”

“哪年入伍呀？”

“1946年，就是日本投降的第二年。”

“您参加的是哪支部队啊？”

“新四军六师，就是后来的华野六纵。”

“您还记得你们纵队司令是谁吗？”

“王必成啊，打仗是好手啊……”

老人语言含糊不清地念叨起来，我和朋友都默然了——一个来自乡下的老农显然不会知道这些已经逐渐被人们淡忘的历史。这是一支我军历史上的英雄部队——孟良崮上，张灵甫被这支部队击毙，使该纵队一战成名。

我们给老人夹菜，倒酒，继续我们的话题……

“后来还参加了抗美援朝？”

“是呀是呀，美国人的飞机厉害呀，我就是在朝鲜受伤后才复员的啊。”

“那您参军七年应该是干部了，怎么还复员呢？”

“没有文化啊，当不了干部。”

看见我们狐疑的神色，老人着急起来。

“你们两个娃不信吗？我有本本的，有本本的。”老人慌慌地在怀里摸出一个包得很仔细的小布包打开来，两个红色塑料皮的小本，一个是复员军人证书，另一个是二等残疾军人证书。老人慢慢卷起左边的裤管，我看见了一条木腿。

朋友在包里又拿起一张叠得很仔细的白纸打开看，看完后递给我，默默无语。

那是一张村委会的介绍信，大意是持该介绍信者为我村复员残疾军人，无儿无女，丧失劳动能力，由于本村财政困难，无力抚养，特准许出外乞食，望各地政府协助云云。村委会的大印红得刺眼。

我们都被这个事情震惊了。饭店老板也目瞪口呆，好久他才结结巴巴地对老人说：“爷儿们，再到了吃饭的时候您就上我这儿来，只要我这饭馆开一天，您就……”老人打断他说不，他说他还能走动他就要走，老人说东北人好咧，当年在丹东他就知道东北人好咧。

我纳闷地问老人为什么在行乞的过程里不要钱呢？老人突然盯着我说：“我当过七年兵的，我还是个共产党员哩，我怎么能……”

那一刻，我泪流满面。

(摘自《杂文月刊》)

话 题

脱光抢购



西安金钟大厦门前，一男子手持话筒高呼：“大厦三楼服装商场有各种价位、各种款式的羽绒服，现场哪位女性敢当众脱光衣服（仅留贴身内衣），就可以跑到三楼免费穿走一件任何价格、任何款式的羽绒服。”话音刚落，4名年约20岁左右的女孩举手“报名”，并跳到广场舞台上。紧接着，又有12名青年女子也纷纷跳到舞台上。这时，手持话筒的男子喊道：“一、二、三，脱。”16名女青年果真当众脱去外衣，仅着“三点”式内衣向三楼冲去。约10分钟后，16名女子各穿着一件羽绒服高兴而归。

原以为到富人家当保姆，伙食住宿都会优越些，哪知主人家饮食太奇特，全家不吃肉，新保姆实在难以适应，一月后竟提出了辞职。

家住南京市栖霞区的张女士，通过介绍“入住”某公司老总的家，每月薪水800元。

张女士手艺不凡，很快胜任了新工作。可是，她渐渐发现，主人母亲买回来要煮的菜，大都是蔬菜，偶尔有海鲜，却全然没有肉类荤菜的影子。

一个月后，张女士对另一个保姆说：“富人家哪有一个月不吃肉的，我实在无法忍受没有荤菜的伙食了。”之后，张女士提出了辞职，幸另一保姆向老总透露辞职隐情，张女士才得以有了“特批”，每星期可以买两次精肉。

富家保姆



职业撕书人



国家图书馆第一阅览室的门禁警报在一位读者走出时响了起来，馆内工作人员从这位读者身上发现了一叠被撕下的书页。不久又一位读者被发现同样的情况。经调查核实，两人用小刀共撕割破坏了10本书，而且态度强硬，始终不肯对所毁书刊进行赔偿，图书馆在无奈之下只好将两人交由紫竹院派出所处理，目前两人已被刑事拘留。

国图的中期刊组组长马涛说：“现在这些人已经把撕书作为一种工作，社会上也已渐渐形成了一种行业。”这些人往往学历不超过高中水平，大都是来自外地来京打工人员，他们每天三两成群的游弋于各大图书馆，主要针对国家图书馆和首都图书馆，互相掩护着进行撕书活动。